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賜進士第兵部尚書兼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北湖南等處地方兼務耕種蠶織等事監都督孫沅總兵

宋紀一百五

起屠維仲夏四月  
盡八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  
七年

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

等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太后內出札與帝曰今

日朔日宜入見禁中帝奏曰臣疾佗已奉表起居容臣  
望曰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冲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  
防秋理難安于垂箔臣僚慄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  
安中外百官再上奏帝荅以太后垂簾當其圖國事不  
然不敢獨當太后詔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  
御殿百官起居帝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揖  
笏掖帝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眾情大悅攷異熊克小紀  
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誤朱勝非閑居錄云三十日也帝及  
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  
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

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阼纂承  
之托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太  
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  
行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迎之  
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  
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包藏茲謀事若不濟必反  
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爲戒  
也

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于獄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建炎以來繫年要

錄亦畧載此事沈世泊就正編極辨此事之  
誣以爲影射韓魏公事而爲此說也今不取

已酉帝

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卽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帝令  
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于是暫出御殿后曰官  
家旣還內吾優不當出遂詔以四日撤簾 張浚除中  
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  
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  
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陳于中流植木爲鹿角  
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  
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于岸下率  
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允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

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帝請設盟誓兩不相害帝賜金勞遣傅正彥還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通夜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浚堯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其闖者以聞上步至

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堯世浚繼至竝見于內殿上嘉勞久之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簪觀或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于殿廬因求對閤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堯世鞫其始謀以聞苗傳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追擊之王子帝初御殿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請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

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比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遠苗  
瑀苗翊竝轉七官其餘官兵將校竝與放罪一切不問  
仍降黃榜曉諭從之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  
賞諸軍改伦復辟優賞餘不行 是日執政奏事畢朱  
勝非乞罷帝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壅  
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帝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  
須呂頤浩張浚帝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龐  
梈浚喜事而疎淺帝曰人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  
日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事力皆出  
于此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還帝曰卽令夏押卿赴都



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  
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  
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  
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爲不知理道勝  
非還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  
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  
過江 癸丑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  
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勝非在相位  
凡三十三日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  
事呂頤浩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

御營使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鄭戢進簽書樞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鞫王世修于軍中具伏同苗傅等謀亂狀詔斬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鎮西軍節度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自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

言迪功郎呂撫自城中以蠟書陳二兇反狀進士呂擢  
掌文字有勞得旨撫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  
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  
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謚榮節淵  
死年五十三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  
司公事吳湛初帝見韓世忠握手語曰吳湛最佐逆尚  
畱朕肘腋能先除乎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能自  
安嚴兵爲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  
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于市以  
統制官辛永宗爲帶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嘉祐法有  
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  
竝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  
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竝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  
精者保試推恩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  
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  
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  
違竝行軍法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鯨以爲軍  
戊午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

走烏石山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參知  
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  
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僂集  
眾徒爲紛紛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竝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竝爲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  
竝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  
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長官以左  
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  
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佞始請三省合

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  
下相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  
職可廢也及是帝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  
之故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  
宜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  
爲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

祕書省

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

廢翰林天文局

紹興二年正月寅復置

并宗

正寺歸太常

紹興三年六月辛未復置少卿

省太府司農寺

歸戶部

紹興二年五月庚戌復司農

鴻臚光祿寺國子

監歸禮部

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監二十三年二月丙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

衛尉寺歸兵部

後不復置

太僕寺歸駕部

後不復置

少府將倫軍

器監歸工部

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倫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

皆以軍興併

省也

祕書少監方閭罷爲祕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

郎著倫正字十餘人皆出守或奉祠而去于是館學寺

監盡廢士人外召而至者率以尚書郎處之郎選始輕

矣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爲九

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

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

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總爲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

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

不克攻遂引去 辛酉武泰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

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

郡王 癸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攷〕世琬炎集載趙雄

程追襲二賊賊方圍三衢間王師來即解去 丙寅詔

諸路靖勝軍竝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 苗傅犯

常山縣 丁卯帝發杭州畱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衛皇

太后 丁卯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

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請曰臣

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帝

曰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制



恥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行欲使護俘來上帝壯之酌巨觥以饒世忠 戊辰苗傅犯

玉山縣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彼遂還屯衢信之間 壬申立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塽爲皇太子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六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

餘爲正額。丁丑初定尚書省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間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折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爲十有五。是月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殺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爲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于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止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斃斬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五月戊

寅朔帝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湖北路爲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帝然之監登聞檢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議遂決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帝是其言浚乃改命帝許浚便宜黜陟親伦詔賜之 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釋而不誅柰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竝卽其州安置 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帝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

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眾降于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憫歸朝官趙械趙休竝進三官仍以械休爲直秘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瘦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苗傅等問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州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帝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帝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

諫而死皆厚恤其家焉 乙酉帝至江寧府駐神霄宮  
改江寧府爲建康府 起復朝散郎洪皓爲徽猷閣待  
制假禮部尙書充大金通問使初議遣人使金張浚因  
薦皓呂頤浩召與語大悅俄詔賜對時皓方墨衰絰頤  
浩脫巾衣服之旣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皓  
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邲郢之  
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晉皓五官擢待制而以  
武功郎龔璿爲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帝遣左  
副元帥宗翰書稱宋康王構謹致書元帥閣下願用正  
綱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執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

不樂遂罷還官之命

致思洪适盤洲集撰行述云近例

子簡适與名三以官其弟姪李心傳云据日歷紹興十

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适狀父皓出使依例合

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大

併給還有一旨依傳芳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止實放

行一名故獨官逆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

皓皆川待制恩例奏子京官十二年還朝則适還已入

館矣官其弟姪乃

在此時今不取

界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迎海請戰海曰我假

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尚何與公戰乎孝友不從以兵擊

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

苗傅寇

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江浙制置

司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

平若與之戰乃是夏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  
北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渙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  
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  
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陳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  
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  
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  
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  
去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劔川縣又犯虔州事  
聞再贈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謚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  
在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



黨反者耶韓制使來吾濟事矣遂率眾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六百爲疑兵于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遷一官初薛慶據高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眾知樞密院事張浚間慶等無所係屬欲親往招之浚旣渡江斬賽以兵降戊子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榜示以朝廷恩意慶遂感悅歸服已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前日宰執疲耗于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它中書別無屬官故也請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郎官

二員從之 是日苗翊率眾出降未解甲復從其將孟  
臬計欲遁之温合裨將江池聞之殺臬擒翊降于制置  
使周望其眾皆解甲有舉子程妥者崇安人時在溥軍  
爲傳謀與苗瑀張遠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  
王德共追之盡降其眾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  
其愛將張政亾之建陽縣土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之  
畱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  
劍州同巡檢呂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恐  
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  
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

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浚入薛慶軍人傳事有不測淮南  
招撫使王夔卽以兵渡江會薛慶旣得厚賞從其黨王  
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帝聞之卽日趣浚歸浚辭曰高  
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  
損威罪莫甚焉詔不允以慶守高郵軍帝親書御製中  
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蠡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宐文字  
承直郎任覲至高郵遇賊擊焉死命以銀帛賜其家錄  
其子仲全爲忠州文學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  
州爲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徽州廣德路竝以守臣充

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夏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爲盱眙軍 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州都大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旣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如命皓聞堅可撼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于朝今擅興兵名勤王實佗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

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邱之而稽饋餉  
有引揪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  
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  
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帝遂遣閤門  
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爲書  
遺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  
羽之強終必滅亾頤浩怒皓不先白已乃奏其稍畱生  
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爲李成所  
并 已酉帝以久雨不止諭輔臣恐下有陰謀或人怨  
所致于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帝曰宰執豈可容

易去位來曰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 御史中丞張守土言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啟中興之業乎先是守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毳毼之居享饔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佗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

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不之助順者萬  
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  
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  
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  
臣無救于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雖有動  
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機願更擇文  
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金人  
累歲南侵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  
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  
堂之上無擅命之人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

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  
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榮驚不  
行改命范瓊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間竊發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逮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船  
凌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  
太盛也宦寺撓權爲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闇於事機  
渡江之初得以自銜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其  
憤率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  
與相賀氣燄益張擢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  
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



革也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于道宮而薦享有闕畱神御于河澣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慰在天之靈洪範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刳孤豚殘虐百姓如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兇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未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姦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出

中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僂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變興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洪範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旣結保甲又改巡社旣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洪範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爲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

而天意得矣帝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于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帝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用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侂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侂

以兵六百趣邵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弼先期遁去雋  
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趣建昌軍官吏軍民皆欲逃去  
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爲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  
從事率眾嬰城親督守備雋攻圍之凡六晝夜昭鼓眾  
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雋乃入城縱掠旣陷臨  
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臣中大夫王珪與官  
吏皆逃去雋引兵欲依楊進于京西道爲王善張用所  
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  
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  
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 戊午命江浙淮

南開岷瀘水以限戎馬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帝  
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  
母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  
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  
據形勝以固根本 辛酉帝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  
經邦之遠圖二曰乏戡難之大畧三曰無綏人之德四  
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  
之意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  
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帝曰渡江之役  
朕力念舊責已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

然導朕以殺人此非善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畧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宐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帝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州 戊辰詔以防秋在近自荆南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爲之貳其土軍有關者竝招填之升公安縣爲軍以其能捍禦也 甲戌帝自神霄宮

入居建康府行宮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準備又于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先是東京畱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爲畱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皆闔人以爲病昌寓至欲盡闔之又游手雜食市多竄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爲一千副畱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旣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 是日金人破磁州

初金人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佗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吾有三事能從我則可眾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眾曰不可力戰如何又不可珪曰盍開門乎眾不應于是珪率眾請降金人以大隊至城下且折箭爲誓曰不殺人丙子金人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武安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礮降乃下 秋七月己卯詔東京宗室並移虔州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于此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先已



死議者欲孥戮之大理少卿王衣曰此曹在律當誅顧

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儻殺之未免無辜帝

矍然卽詔自傳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人也（我異）建炎復辟

記二兄伏誅在六月己酉趙姓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梓勤王記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攷此乃呂頤浩在相

位所行梓所記不應有誤而勤王記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百有三日而傳正彥伏誅以日記之則

二兄之誅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前後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會要癸未武勝軍節

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

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帝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

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爲護國夫人給

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言者論備江之策宜以鐵索爲沈網橫鎖江岸以防浮江順流之舟以木爲臥柵密藏于岸步之下使戰艦不可得而入此二者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乙酉詔付水軍制置使 丙戌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平寇前將軍權主管侍衛步軍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范瓊入見初瓊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召瓊赴行在瓊住軍南昌徘徊觀望詔監察御史陳戩趣其入覲瓊未拜詔先陳兵見戩且剝人以懼之戩不爲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瓊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旨釋兵

及入見面奏乞貸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且言自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人今殿帥闕官乞除殿前司職事又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帝怒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滿盈臣自平江勤王凡五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荅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誅戮它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帝許之右僕射呂頤浩曰臣與瓊舊有嫌隙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浚退與集英殿修撰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謀夜鎖吏於浚府中使佗文書皆備丁亥朝退僞遣御前右將軍都統制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因召俊瓊及御前營副使杜充赴都堂計事使俊將其眾甲以來瓊從兵滿街意氣自若倉已頤浩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敕黃紙詣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浚數瓊罪瓊貽愕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眾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于是復以八字軍還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洮州王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

攷異熊克小紀載瓊下大理寺在壬辰蓋誤壬辰乃獄上降旨之日今從

日歷附丁亥中興聖政大事記蓋自宣和未羣盜蠭起建炎以來祝薛廣黨忠國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准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暉單州之周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據壽

春柔仲據襄陽咸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京南  
王開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  
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亦不宥釋兵則天  
子之兵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  
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  
范瓊入見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  
之黃紙且出瓊遂就擒三  
大姦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是日太子勇薨太子病未

瘳有鼎置于地宮人誤蹴之有聲太子卽驚搖不止上  
命斬宮人少頃太子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殯金陵之  
佛寺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慤卒年五  
十慤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元子猶能自  
排遣慤訃至殆不能釋也常賻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  
以撫其孤 辛卯詔諫官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

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爲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奉詔鞠瓊瓊不伏言者又論瓊逼遷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詞服詔以臺諫三章責爲單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親屬將佐竝釋之獄吏殺瓊瓊猶不有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 罷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軍屯確山麥且盡眾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所部沿淮巡綽用識其意

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爲七軍用與曹成李宏屯兖州境內沿淮剗木寨爲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遁去畱其壻劉紹先以兵數千屯兖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兖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兖獨得全 時金左副元帥宗翰自東平還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還燕畱左監軍完顏昌守山東地帝慮其再至復遣使議和 庚子尚書戶部侍郎宣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時建康寓治保寧僧舍而浙江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遂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

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豈可訓請下詔切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曰唐肅宗與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咎人也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 帝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



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立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興隆之業當有茂賞以荅殊勳自王瓊謝亮之歸朝廷間鄜延經畧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郴勸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浚軍浚辟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攷功員外郎傅雱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

王彥爲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閭  
門祇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  
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  
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是日浚軍行屯雨花  
臺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畱守杜充旣還朝副畱守郭仲  
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  
江寧鎮與浚遇屏人語久之 初以靳賽爲淮東馬步  
副總管屯揚州已而復叛辛丑招撫使王玘與遇於興  
化縣玘軍不整爲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皆爲賽  
所得玘僅以身免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

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 八月戊申環慶經畧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請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种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帝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爲多籍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于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 壬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邴與呂

頤浩論不合力請免乃有是命

攷異宋史倫庚戌今從要錄

資政

殿學士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  
事吏部尚書劉珪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  
事仍許珪綴執政班奏事 詔尚書吏部侍郎高衛往  
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沿路因便處置控扼及  
具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建康而議者以爲朝廷陰  
爲避敵之計呂頤浩因奏事爲帝言如曾楙尚疑之況  
小民乎宜量畱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  
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帝納之 甲寅劉文舜寇  
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

秋毫不敢犯嚴請于朝以文舜爲淮西都巡檢使賜金帶嚴鍾離人也 龍圖閣待制陝西節制使王庶罷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王似爲陝西節制使初庶聞金兵還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乃移駐洛交收招散亡會詔似守長安庶蓋治軍且上章請不能守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破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似選勁兵邀擊于險兵不能進故用之 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于內東門帝猶慮金人南侵密諭滕康劉珏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 癸亥徽猷閣待制洪皓奏自壽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浩曰將來崔縱未必

不先到帝曰今奉使欲如王雲者豈易得先是羣盜張

俊

俊卽小張俊也後賜名守忠

李貴嘯聚潁上道益梗提舉官范渙

張銳嘗招慰之旋復亂皓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  
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皓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  
頭賊竦悟請歸報其渠帥迺爲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  
命率所領入宿衛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畱守判官  
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副畱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  
遂以直徽猷閣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畱守仲  
荀旣行都人從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師數日始得穀食  
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先是知唐州滕牧爲董平所

逐會羣盜八箠針王民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  
皆聽命遂以其眾還桐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  
民營城東兩日無所得而去牧以民之軍與平戰平敗  
執通判事李祁以行未幾牧遷京西轉運判官唐州遂  
無主將京師自悟畱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畱守司名存  
而已 丙寅帝謂大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  
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  
富帝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淡可戒之 丁卯朝議  
大夫京東路轉運判官杜時亮爲秘閣修撰假資政殿  
學士充奉使大金軍前使進士宋汝爲授修武郎假武

功大夫開州刺史副之時朝議以爲敵兵且至而洪皓  
崔縱未得前求可使緩師者時亮宣和末嘗爲燕山路  
幹辦官金許王宗傑入燕與呂頤浩等五人俱被執旣  
而釋之汝爲豐縣人身長七尺餘博聞彊記徐州之破  
闔族百餘人皆死至是聞金人南侵見部使者陳邊事  
遣詣行在所帝納其說命持書遺金主請和且致書左  
副元帥宗翰畧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亾者不過守  
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  
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  
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



而後爲快哉時劉豫節制東平呂頤浩因以書遺之俾  
汝爲而陳朝廷密意光祿少卿范寅敷自金來歸詔寅  
敷都堂審問先是知陝州李彥仙遣小將趙成往雲朔  
覘事比還念無以自明乃挾寅敷以歸至是赴行在成  
正平人也 庚午奉安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御容于  
建康府天寧萬壽觀 壬申帝謂輔臣曰高麗人貢人  
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宮女二人來朕聞之一則以喜  
一則以悲朕違遠二聖已及三年忽得安信豈得不喜  
上皇當承平之久以天下之養奉一人彼中居處服食  
凡百癯陋而朕居澹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

及妻皆在遠域惟一子近已薨逝孑然一身當此艱難  
所以悲也言未已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恢  
中興之業周望曰二聖忽有使來南歸之期可望此必  
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肖令  
來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賜進士第部尚書張栻有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事務兼提舉世襲等職事都督張瑄

宋紀一百六

起屠維作噩閏八月盡十二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閏八月乙丑朔詔曰敵人迫逐未有

寧息之期朕若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職事管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

浩遂變初議是日詔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翼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覲謂頤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筭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爲國計則無不安利矣然卒定東行之策戊寅徵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義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以謀與戰仰護行在王絢曰舜陟語甚壯似可托以方面上曰

言未可信須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陳彥文  
引疾罷爲龍圖閣直學士在外官觀乃率用之自軍興  
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  
故繇是廬人德之 丁亥輔達攻漣水軍南寨大掠之  
殺漣水軍使朝散大夫那璘丞修職郎吳浚遂以其眾  
降于淮南招撫使王玚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率  
民兵數千勤王至漣水軍南寨因畱焉達攻之數月及  
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璘等官錄其家有差 是日帝  
召諸將問以移暉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都  
統制辛企宗勸帝自鄂岳幸長沙左軍都統制韓世忠

後至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帝  
乃命內侍押三人赴都堂議帝聞俊等退避之說殊怫  
然至晚不食戊子呂頤浩等入奏帝謂曰俊企宗不敢  
戰故欲避于湖南朕以爲金人所恃者騎眾耳浙西水  
鄉騎雖眾不得騁也且人心一搖雖至川廣恐所至皆  
敵國兩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遯面今當且  
戰且避但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頤浩畱常潤死守帝  
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  
潰卒羣盜猶能與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  
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恥之帝曰

張守入對言不如畱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絢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帝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頤浩等以爲然防淮之議遂格 已丑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竝同平章事兼御營使充旣升秩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充久司畱鑰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下四日充卽起視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濟南府宮儀屯盤石河數與金人戰勝負畧相當金人患之乃宣言官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絕勝儀聞之以



爲然金人屯密州北二十里時出兵而南儀禦之敵佯若不勝而退儀易之敵伺知懈至是引兵攻儀馬步俱進方戰馬軍少卻旣而分爲兩翼直攻中軍儀猶不知眾遂大潰儀與京東經畧安撫制置使劉供道奔九仙山金人又逼之供道以餘兵二千奔海州李遼吳順乃以密州降金供道過楚州爲郭中威所敗遂至眞州詔議卽眞州屯駐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御營副使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爲將就統其軍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爲陛下畫七策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

敵利害相當故也非疆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  
議則出于耿南仲南仲依李邦彥諧謔小人不知遠慮  
分朋值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  
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  
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使  
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詞厚禮  
避地稱臣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尙無效耶若以爲  
疆弱絕不相侔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  
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  
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

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庶幾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汴京之宰輔如此計出萬全而疆敵之來日甚一日陛下可以深長思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惟侍從寮帥

監司要害守牧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  
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  
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無財所  
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鎮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  
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  
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大  
亂之後風俗靡然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將帥之材智  
必能謀勇必能戰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  
于賊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任  
將之虛文也分屯所在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

恐一夫變色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詔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瞻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因緣姦弊乃復蠲其租稅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愛民虛文也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文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乞早旬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旣彊則中國之變自弭其五

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建康固是六朝舊邦但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其間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而獻謀者乃欲導陛下南狩別求建都之所遂無復國之心況今河北河東之民久知朝廷不復顧惜而山東京西淮甸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則爲敵國者所至皆然矣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埃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衛于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老弱陛下提兵渡江而北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

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稽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  
于關中光武之于河內況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  
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陛下春秋方富非如管  
人白首舉事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  
能濟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  
者封建任使之陛下之族北轅者眾矣所幸免者幾何  
黃潛善鄭谷小人之見爲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  
付之命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必曾進言惴疑虛  
喝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形疑忌之意  
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

親齊家之美意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棋列以慰祖宗  
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  
國者尙如此其累旣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  
則其橫心逆謀庶其少息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今  
萬物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  
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  
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  
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慢必至於糜爛而  
後已至於文詞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  
不宜任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佗郎顏博文佞



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  
昌佗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  
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  
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  
有何利焉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日  
之事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淩遲不振亦在陛下疏  
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命尙書右僕射杜充  
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建康畱中書印  
付充統制官王民顏孝恭孟洵劉經魯珪殿前副都指  
揮使郭仲荀皆隸之又以御前前軍統制王玘爲之援

御前左軍統制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府太尉  
御營副使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  
仍受充節制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守吳江縣御營  
後軍統制陳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王瓊守常州時仲  
荀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王寅帝如浙西 初太白  
犯前星次逼明堂纔一舍帝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  
道帝語宰執曰天之變君猶父之于子見其過告戒之  
及其改則益愛之王絢曰今夜必益遠旣而果然是日  
帝發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份先按視頓遞御前右軍都  
統制張俊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

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充世又上書  
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趣令過江且詔母令  
充世入殿門充世皇恐受命帝喜賜以鉅合湯藥充世  
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卽以便衣復郴州編管人王  
德武畧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前軍統制德行至潭州  
而還先是邵青以舟師擾楚泗間後受江東帥司招安  
充因以青爲平江措置司水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  
爲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制御之方識者爲寒心焉  
甲辰帝次鎮江府 乙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  
襄陽畱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帝西行浚

方搜攬豪傑以爲用以涇州防禦使新除御營使司提  
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  
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登壇將  
士歡聲雷動端退謂人曰使劉平子在端安敢居此平  
子濮陽劉銓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 劉豫遣人  
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于金悟斬其使豫乃賂悟  
之左右喬思恭宋頤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  
朔日有食之故事日食不視朝呂頤浩言今車駕巡幸  
事務至繁乃以晚朝進呈公事 是日帝至登雲門外  
閱水軍時諜報金人破登萊密州且于梁山泊造舟恐

由海道以窺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護諸將至是輔臣  
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數百里緩急稟命恐失  
事機請以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充兩浙江淮守禦使自  
鎮江至蘇常界岡山福山諸要害處悉以隸之帝曰未  
可此曹少能漢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  
衡止令兼圖山足矣 己酉帝次常州庚戌次無錫縣  
周望言昨晚望天象牛宿光明正在東南敵騎不渡江  
第恐擾關陝襄鄧爲五路災爾帝曰大率皆本晉天文  
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緯之學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  
人不禁其人往往習知之 辛亥帝次平江府 壬子

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破南京守臣直徽猷閣凌唐  
佐爲所執金人因而用之 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時尙書左僕射  
呂頤浩請自畱平江督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  
控上流旣而帝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爲兩浙宣  
撫使總兵守平江府 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屯江  
州時隆祐皇太后在南昌議者以爲自蘄黃渡江陸行  
二百餘里可至帝憂之遂命光世自姑孰移軍以爲南  
昌屏蔽 丙辰迪功郎張邵爲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  
部尙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爲武義

大夫副之時將復遣使入金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  
自楚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顏昌于昌邑前御  
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鉅者宣和間爲太學生與  
邵善昌使與邵飲酒鉅頗有德色初邵之至軍也昌責  
邵禮拜邵不從昌怒使人拘入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  
謀欲共殺監已者脫身來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  
徒囚祚山寨土牢邵以不同謀得免 高麗請入貢詔  
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館以納  
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帝大善之以爲  
得體 金人攻沂州守臣以城降 耿靜言太微垣正

午推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帝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甲戌金陝西都統洛索大合兵渡渭攻長安是日經略使郭炎遁去是秋金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學人于蔚州遼人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歲之制初鄉薦以府解次省試乃曰及第時有士人不願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趙洞孫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間嘗游太學入



金五年始登第

金詔樞密院分河間真定爲河北東

西路平陽太原府爲河東南北路去中山慶源隆德信  
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  
軍爲徐州廣信軍爲遂州威勝軍爲沁州順安軍爲安  
州永寧軍爲寧州升樂壽縣爲樂壽州降北平軍爲永  
平縣 青州觀察使李邈留金三年金欲以邈知滄州  
笑而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金人以撻擊其口流  
血復吮血嘆之翼日自視髮爲浮屠金人大怒命擊殺  
之邈將死顏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  
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爲流涕邈清江人家

世業儒其母曾鞏女兄弟也後秦檜還言其忠贈昭化  
軍節度使謚忠壯 初宣武李閔進從朱弁出使至是  
逃歸爲邏者所獲西京畱守高慶義而釋之進逃遁至  
三乃見殺進南向受刃而斃休義郎李舟者被拘髡其  
首舟憤懣一夕死 冬十月戊寅帝發平江府自渡江  
以來駕後諸軍多乘勢爲亂至是詔駕後諸軍先發獨  
以禁衛諸班扈蹕由是平江得安 癸未帝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曰願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  
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之  
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帝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星

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辛卯李成陷滁州先是李成攻瑯琊山寨知滁州中奉大夫向子伋遣僧智修持書遣成通好且犒師成不從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皆食粃米多得渴疾于是往往越城遁鴉觜山高而逼城成累土運薪填其坳處遂與城平是日賊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成執子伋殺之盡取彊壯以充軍 壬辰帝至越州入居州廨百司分寓 戊戌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于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

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川之粟  
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  
治兵興元欲易置陝右諸帥乃徙端明殿學士知熙州  
張浚知利州充利州路兵馬鈐轄安撫使而以明州觀  
察使劉錫代之于是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  
去利州路兵馬鈐轄不兼利路置帥成都帥臣不兼利  
路自此始旣而趙哲帥慶劉錡帥渭孫渥帥秦于是諸  
路帥臣悉用武人矣錡錫弟也張浚又以武功大夫忠  
州防禦使本司前軍統制王彥爲利州路兵馬鈐轄浚  
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舉之策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

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  
闔興洋以固根本若敵人來侵則檄諸將帥互爲應援  
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銳  
聞彥之言相視而笑彥以言不行求去故浚因而授之  
是日金人破壽春府時金人大起燕雲河朔民兵南  
侵又使萬戶尼楚赫布爾噶蘇托卜嘉王伯彥等將女  
直渤海漢軍以宗弼爲統帥初鄧紹密旣死淮西提點  
刑獄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代知府事識遠不開門司  
法參軍王尙功聞之夜見識遠說以迎降識遠拒不可  
府人藉藉言郡守有異志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

府事朝散郎王摠卽自爲降書敕城迎拜金人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中三日已而以其將周企知府事遂南行 修武郎宋汝爲奉詔副京轉運判官杜時亮使金請和行至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爲獨馳入金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戮辱汝爲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畱之軍中 庚子金人攻黃州守

臣直龍圖閣趙令晟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內沿淮爲柵上下百里盡收禾稼入寨中儲蓄甚富光州患之及敵聞隆祐皇太后駐南昌欲自斬黃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衆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聚徑趨黃州敵之未至也令晟以內艱去詔移州治武昌縣命下而令晟起復前一日辰刻敵攻黃州守衙軍校晏興得其木笥鑿頭箭遣軍士潘明浮江白令晟令晟視之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黃金人治兵攻城翼日城破令晟在西壁被執金猶欲降之令晟大罵曰汝輩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屈金人飲以酒令晟揮之又

衣以戰袍令戍罵不絕口遂敵般之兵馬都監王達軍  
事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爲所殺令戍守黃隴再歲羣  
盜李成丁進張遇貴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率以節  
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忠愍 辛丑張浚承制以  
朝請郎同主管川陝茶馬鹽收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  
軍轉運使專一統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權率  
尙有盈餘而貪猾認以爲己私惟不恤怨言斷而行之  
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于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  
罷公帑賣公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聽民以米  
赴官自釀每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多寡不限



數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夔路舊無酒禁開始權之舊  
四川酒課歲爲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  
十餘萬緡 是日金人自黃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小  
舟其數不多乃毀民居爲筏以舟引之而行集英殿修  
撰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義叔聞敵逼黃州引舟遁去  
金人遂渡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  
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杞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  
比知之以爲斬黃間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于興  
國軍始知爲金人至遂遁杞粹彥子宣和末爲戶部侍  
郎責黃州安置于是金人自大冶縣徑趨洪州 癸卯

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帝  
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  
血若棄擲一甲葉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  
愛惜時王絢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  
意是月盜入宿州保義郎權通判州事盛修已守節  
不屈爲所害久之州人爲之請遂贈武翼郎閣門宣贊  
舍人封表其墓十一月乙巳朔金人攻廬州守臣徽  
猷閣直學士淮南西路安撫使李會以城降先是王善  
自淮寧分軍由宿毫而南無駐兵之地遂犯廬州聞金  
人至乃移屯于巢縣旣又以其衆降金遂拘善于軍中

盡敬其衆其將祝友張淵輩各以所部行自是兩淮皆  
被善餘黨之擾矣 初閤門宣贊舍人韓世清在蘄州  
州人請以爲兵馬鈐轄帝許之仍以世清兼蘄黃光江  
州興國軍都巡檢使世清聞金渡江是日將吏會于州  
治世清有酒卽取黃衣被兵馬鈐轄趙令峻于東廳俾  
令峻卽皇帝位令峻號呼不聽褫其黃衣知蘄州朝請  
郎甄采等共勸之世清乃止 丁未以帝至越州命釋  
諸路徒以下囚罷邠州歲貢火筋襄陽漆器象州藤合  
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  
蠶鹽一斗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

許民以紬絹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苧丁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時絹直猶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民苧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爲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爲半折帛半納見錢于是歲爲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勘會宋齊愈所犯當寘于法然已經大赦祇緣憎愛之私致抵極刑可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勘會責授軍州團練副使昌化軍安置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緣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初京西制置

使程千秋旣軍襄陽有劇盜曹端者自京城聚眾擾于京西號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于城下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彊壯爲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先爲董平攢集其不屬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歸仲仲之衆漸盛遂自光化軍而南千秋亦招之屯漢水之北始范瓊討李孝忠至襄陽畱五百兵戍守使東南第五將徐彥領之仲故識彥遺以刀千秋怒其通寇是日南至諸將入賀酒三行千秋叱彥起數其與仲通書之罪遂斬之仲怒引兵犯襄陽千秋命端出師并檄知鄧州譚克爲援端與仲遇于高車急擊之仲敗稍引退會充遣騎兵策

應千秋賞其精銳端慍遂率眾軍于中廬南漳之間仲  
謀知整眾復進至李羅岡與馬軍遇岡地坡仰而有低  
林非騎兵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進薄襄陽千秋公安親  
隨兵未嘗歷行陳皆輕跳欲出戰千秋不許至于再三  
乃令戰親隨兵無器甲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傍俟其  
過未盡卽突出大呼令坐以棍杖次第蔽殺之統制宮  
貴仲等聞之遁去千秋棄城奔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  
密遣人說端裨將王闢使殺端端軍多潰惟後軍李忠  
寨差遠獨不散自稱權京西南路副總管與其徒寇白  
巾聲言爲端報仇千秋不可居乃自金州入蜀貴正仲

以潰卒寇荆南兵馬鈐轄武功郎渠成與戰殺之捉點  
刑獄公事李允文在郢亦不能守引所部往鄂州于是  
京西列城皆爲仲所據 戊申金宗弼攻和州守臣李  
儔以城降時奉使崔縱從行官屬盧伸自北逃歸宗弼  
得歸朝官程暉令攜招降書與伸皆赴行在 己酉宣  
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  
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浚又置錢引務于  
秦州以佐邊用 是日金人破無爲軍守臣朝散大夫  
李知幾挈其帑藏與其民俱渡江南歸歷陽縣丞王之  
道率遺民據山澤以守之道無爲人也 庚戌金人攻

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偉率將士拒敵敗之翼日又敗之  
金人還攻蕪湖偉又敗之金人趨馬家渡 壬子隆祐  
皇太后還保虔州前數日江西轉運司得報敵騎至大  
冶縣未辨虛實會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馳輕騎以聞翼  
日乃知敵至滕康劉珏共議奉太后及近上妃嬪陸行  
餘皆舟行百官從便路起發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制  
置使知洪州王子獻稟城遁走撫州眾推土人朝請郎  
李積中權州事于是中書舍人李公彥徽猷閣待制權  
兵部侍郎李擢皆遁司勳員外郎馮楫匿廬山佛舍郎  
官以下多潛去者既而楫貽書光世勸以出兵掩敵大



略言金人深入最兵家之忌又進則拒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如入無人之境故無所忌憚非敵之能也觀邨人之彊壯者尙敢與之敵其間勝負亦或相半豈有國家素練之兵反不如者但望風畏之耳實不足畏也太尉儻選精兵萬人厚立賞格自將而來洪州等處援救開一路令歸伏兵于前而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丁巳金人破六合縣又破臨江軍守臣中奉大夫直祕閣吳將之遁去將之吳興人也金人攻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賊劉忠犯蘄州蘄黃都巡檢使韓世清

與戰破之忠遂轉入湖南 庚申金人破眞州守臣向  
子恻棄城保沙上其所攜金帛悉爲韓世清所奪 辛  
酉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人自馬家渡濟江初  
完顏宗弼旣破和州與叛將李成同攻烏江縣尙書右  
僕射江淮宣撫使杜充在建康謀言成師老可擊充遽  
遣兵而金師已大入充聞金且至以其兵六萬人列戍  
江南岸而閉門不出統制官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  
會將官張超失守金人遂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率  
飛及劉綱等十七人將兵三萬人與戰又命御營前軍  
統制王玠以所部萬三千人往援金人攻溧水縣尉潘

振死之 癸亥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閻勅奉迎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 甲子  
陳淬與宗弼遇于馬家渡凡戰十餘合勝負略相當王  
玠引西兵先遁淬孤軍力不能敵還屯蔣山水軍統制  
邵青以一舟十八人當金人于江中舟師張青中十七  
矢遂遇于竹篠港統赤心隊朝請郎劉晏所部走常州  
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  
其城郭既聞金人南渡卽引舟之江陰知江陰軍胡紉  
厚待之先是玠部將輔達在東陽被檄策應玠與遇中  
塗曰已失渡口遂與達引其軍自信州入閩所過大擾

丁卯金人攻吉州知州事直龍圖閣楊淵棄城去隆  
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金人遣兵追御舟有見金  
人于市乃解維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耿信及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萬人皆潰其將傳  
選司全胡友馬琳楊舉趙萬王璉柴卞張擬等九人悉  
去爲盜乘輿服御物皆棄之欽先孝思殿神御頗有失  
者內藏庫南廊金帛爲盜所攘計直數百萬宮人失一  
百六十人惟忠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皆竄山  
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  
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

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官人死者甚眾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亦爲敵所殺後官其家一人先是康珪爲幹辦官汪若海何大圭所間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禍潰兵之倫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訓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爲所害後贈訓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時金分兵攻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鉅赴洪州送納及攻袁州守臣顯謨閣侍制王仲疑亦降仲山珪子仲疑仲山兄也 金人攻六安軍知軍事過琪降金人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破建平縣 己巳帝發越

州次錢清堰夜得杜充敗書帝如浙西迎敵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眾寡不敵不若爲退避之計帝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曰金人以騎兵取勝今鑾輿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眾皆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致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敵亦不能久畱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帝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帝還越州遂定策航海乃移四明頤浩奏令從官已

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已下或畱越或徑歸者多矣 辛未金人破建康初宗弼既濟江士馬皆集遂鼓行逼城下戶部尙書李昉與顯謨閣直學士沿江都制置使陳邦先具降狀遣人卽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先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府事奉議郎楊邦乂不從大書其衣曰寧倫趙氏鬼不爲它邦臣旣見邦乂獨不拜遣人誘以官以首觸階求死宗弼不能屈居民爭出城取蔣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約居民復回城中

癸酉帝發越州 是日金人攻建昌軍先是金旣破撫  
州遣人賁檄諭降守臣方昭慮爲軍民所脅以印授承  
事郎通判軍事晁公邁而去未幾公邁亦以募兵爲詞  
而出眾推承信郎兵馬監押蔡延世以守公邁任城人  
嘗爲少府監主簿延世建昌人本太學諸生先是金人  
旣入洪遣十人持檄至城下延世盡斬之及是敵兵臨  
城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其首金人怒求戰延世擊  
卻之公邁歸延世拒不納遂領軍事公邁坐罷去 甲  
戌奉議郎通判建康府楊邦乂爲金人所殺前一日金  
帥與李悅陳邦允燕樂方佗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悅



邦光叱之宗弼再引邦又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邦又死年四十四初贈直祿閣官其二子賜田二頃後諡忠襄 十二月戊寅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爲軍賊戚方所殺方勇悍善射初爲教駿卒軍興盜起在九朶花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爲首人遂率眾赴建康歸杜充充以爲準備將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率潰卒數千走金壇縣時鎮江無兵獨倚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軍爲重世忠旣去唐老力不能拒因撫定之方欲引兵犯臨安矣言赴行在請唐老部眾以行唐老不從爲所害主管安

撫司機宜文字迪功郎鄭凝之亦以兵死後贈唐老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官凝之家一人 己卯帝次明州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王絢曰豈非天邪先是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詣泉福召募閩廣海舟爲防托之計故大舟自閩中至者二百餘艘遂獲善濟 辛巳金人破廣德軍時宗弼旣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眾自溧水路徑趨臨安道路之人但知潰卒爲亂不虞金人之至也金游騎至廣德軍周烈遣人迎之且許其犒軍約以毋擾宗弼許之俄頃傳箭至招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遂破其城烈爲金人所殺 壬午

金人攻安吉縣知縣事曾綽聚鄉兵往石郭守隘或視其矢曰金人也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金人入縣遂焚之 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號鐵爪鷹與其徒數千

攻陷鎮江府致異繫年要錄據日歷倫壬午日歷又云李選就杜充招安此時充已離真州恐誤

趙雄撰韓世忠碑又云烏珠北還王提兵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此蓋誤或是選先降烏珠其後又為世

忠所降然實非金將也是日定議航海避敵執政請每舟載六

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

知兩者如何去畱訴于主管禁衛入內侍省都知陳

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

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

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眾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眾不得入帝謂輔臣曰間人事紛紛不欲入海緩急之際豈可如二聖不避敵坐貽大禍今以御筆諭之頤浩與參知政事王絢捧御案近御座前上御翰墨撫諭中軍人情稍定遂三呼于殿門外帝密諭宰執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軍甲士五百人于後苑卿等翼日率中軍入朝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爲之備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在宮

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妮于行宮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牆遁去帝自便殿御介冑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于屋下其眾駭懼悉就擒帝命召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 甲申誅衛士張寶等十七人

于明州市

政異趙鼎扈從日記  
倫二十人今從要錄

乙酉金宗弼攻臨安

府錢塘令朱暉率民兵迎戰傷甚猶比左右負已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將迎敵于湖州市得二級允之視之曰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

已丑帝如定海縣御樓船詔止以親軍三千餘人自

隨破黑呂頤浩逢辰記倫精

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

郡時上既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眾數千而  
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伋最盛上皆優遇之晚  
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  
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也 詔行  
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爲故事 是日金人破臨安

府初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權  
府事劉誨善至是服金衣冠而來二人執手而言儔歎  
歎不能止有唱言誨欲以城降金者軍民因殺誨是晚

城破錢塘令朱蹕在天竺山亦遇害宗弼留杭州遣將  
追襲 庚寅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  
諫議大夫富直柔樞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  
綦密禮太常少卿陳戢六人而昕夕密衛于舟中者御  
營都統制辛企宗兄弟而已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  
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 辛卯帝次定海縣 癸巳  
帝至昌國縣 甲午右監門衛大將軍眉州防禦使知  
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鎮江募海舟載宗子及其婦女  
三百四十餘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應副請給許之  
于是祕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廕亦自泰州高郵軍

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而已又移潮州 乙未  
金人屠洪州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  
惠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  
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  
至明州俊軍士在明州頗肆鹵掠時城中居民少遂出  
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劫 資政殿學  
士新知鼎州范致虛薨于岳州 戊戌金人破越州初  
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在越州聞敵破臨安遂乘海舟  
潛遁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于浙江  
三捷旣而眾寡不敵鄴乃用主管機宜文字宣教郎袁



潭計遣人賁書降敵引兵入城以巴哩巴

舊倫巴八今改

爲守

親事官唐琦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荅曰欲碎爾首

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曰汝殺我奚益胡不率眾救汝

王琦曰在是汝爲尊故欲殺汝耳巴哩巴歎曰使人人

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鄰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非

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

義異熊克小紀云親事唐賁袖石擊烏珠不中死之据

宋史忠義傳及常真封事皆作唐琦又琦所擊乃巴哩

巴真封事所言甚詳當以爲信趙姓之遺史云烏珠在

越州乘馬往來市中班直唐琦憤怒以石擊之被執罵

不絕口亦罵李鄴降敵不忠被殺以王庭秀所記焚明

州事攷之則烏珠未嘗過江也金史宗弼傳云宋主問

杭州不守遂自奔明州初鄴之降也提點刑獄公事王

宗弼畱杭州蓋得其賁

翽遁居城外寮吏皆迎拜朝轍郎新通判溫州曾憲監  
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翽至城內執憲併其家殺之  
惟稚子宙得免憲兄也事平特命憲弟忭及宙以官

金宗弼使富勒渾

舊作蒲盧渾今改

追南師及于會稽之東

關敗之遂渡曹娥江 已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湯東野奏杜充自真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台先  
是立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侵  
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  
親兵禁民兵約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  
撫使杜充以楚州闕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

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完顏昌圍楚州急立  
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  
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嚙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  
不可乃令諸將曰回顧者斬于是率眾先登自旦至暮  
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  
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城張慶皆以所部渡淮北去方  
其入城也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  
軍士皆憩而拔其矢立之未至也通判州事直秘閣賈  
敦詩欲以城降至是乃止 李鄴之未降也上奏言金  
分兵自諸暨趨嵎縣徑入明州是日奏至乃議移舟之

溫台以避之 庚子帝發昌國縣先是金分兵攻餘姚  
知縣事李穎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敵把隘官陳  
彥助之金人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彷徨  
不敢進者一晝夜繇是帝得以登舟航海進穎士兩  
官擢通判越州 癸卯浙東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於  
明州敗之先是金兵追襲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戰  
于高橋兵少卻其將黨用邱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  
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賁率  
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舟兵射其榜遂敗  
之金人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

往敵釋甲與語欲招之降俊拒之 是月隆祐皇太后  
命統制官楊琪軍臨江軍張忠彥屯吉州以爲行宮聲  
援 金陝西諸路都統洛索將數萬眾圍陝府守將李  
彥仙悉力拒之初彥仙在陝增陴浚隍利器械積糧食  
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渡河與金人  
戰蒲解間民皆陽從金人而陰歸彥仙敵必欲下陝州  
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卽遣人  
詣宣撫處置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空城渡  
河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渡  
河道郟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

係聚俾敵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隙而動庶乎功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至是洛索尼楚赫及知府州折可求合兵來攻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于浚 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眾往淮西時成之黨周虎據蕪湖水軍統制邵青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觀戰于中流旣而告青曰吾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輒纏與我之號同與我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徒更佗鑽風角子一戰勝虎青遂據蕪湖初杜充之眾旣潰其統制官岳飛劉經自芳山引眾入廣德軍後軍扈成駐于金壇縣爲戚方所

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